

早在十年前,我就狂热地爱上了《黑白》。2007年还曾撰写过短评《围棋与武侠》。文章开篇这样写道:有些词,正在渐渐离我们远去,比如说,“怦然心动”,再比如说,“爱不释手”。我常常想,如今这个时代,除了面对财物外,哪里还能用得着这些词?真的想像不出来。吃只求饱,穿在求暖,至于阅读呢,也难找到这种感觉。倒是十几年前,中学时期,对金庸的作品极度迷恋,读得是废寝忘食。“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不在话下,万把字的正版《越女剑》,二十余万字的盗版《越女剑》,同样读得兴趣盎然。这之后,再没有阅读快感了。直至前些天,读到储福金的《黑白》。

专家读者喜欢《黑白》,其原因各有不同,我喜欢《黑白》,最初因为它是一部围棋小说。关于围棋的小说不多,金庸的《天龙八部》、《笑傲江湖》曾有涉猎。这也是金庸特别出色的作品。再者就是川端康成的《名人》。阿城的《棋王》感觉很棒,却是关于象棋的。恕我孤陋寡闻,其他棋类小说似乎影响不大。《黑白》的出现带给我无限惊喜。我很喜欢陶羊子这个小兄弟,在乡间跟任守一学棋,被骗卖祁府,棋路上一帆风顺,突然被方天勤杀得一败涂地,后进芮总府当棋士,与日本人拼搏,与方天勤较量,其间充满传奇色彩,颇具武侠小说色彩。棋坛本来就充满江湖气。

围棋与武侠,成为我爱上《黑白》最好的理由。

《黑白》以陶羊子和方天勤之战收尾,也很有武侠风格。著名评论家陈思和认为,最后一战应发生在陶羊子与袁青之间,而不该与方天勤对战。陈老师是我非常尊敬的评论家,他的话很有道理,袁青对棋的痴迷,超越

左手围棋 右手武侠

——与《黑白》邂逅的十年

梁弓

了国界与俗世,陶羊子与他的对弈,是一种更高境界的交流,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陶羊子与方天勤是敌对状态,与袁青是朋友,按照武侠的惯例,结局大决战,应是传统意义上的正邪之战。陶羊子和方天勤对决,无疑更具吸引力。

中国围棋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我虽认知浅薄,却是非常地喜爱。由于幼时居于偏僻乡野,接触围棋比较晚。上大学后才知还有围棋一说。棋手童子功至关重要,这就决定了我不可能成为专业棋手。但这丝毫不妨碍我对围棋的热爱。写完《围棋与武侠》的短评,我一度想把《黑白》拍摄成电影。

2007年,我的半只脚已经伸入了影视圈。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期,与此同时,影视也异军突起。尤其是香港武侠剧传播更广。印象最深的,无疑是83版《射雕英雄传》。黄日华、翁美玲成为一代人的回忆。此后还看过一部武侠剧,依稀记得,结尾处一个年轻人走来,被人一剑刺死了,杀人者叫道:“师父,我杀了他了,师父,我杀了他了……”电视剧叫什么并不清楚,只记得被杀的年轻人长得很帅。用现在的话说也是个小鲜肉。许多年之后,居然在电视上看到了同样的情节,终于知道,那部电视剧叫《魔域桃源》,那个很帅的小伙子,

名叫刘德华。

《魔域桃源》应该算不上刘德华的代表作,他主演过两部金庸武侠剧,《神雕侠侣》和《鹿鼎记》,影响都很好。不过说到金庸剧,黄日华参与的更多,《碧血剑》、《雪山飞狐》、83版《射雕英雄传》,82、97两版《天龙八部》。正是金庸武侠小说,以及刘德华、黄日华主演的金庸剧,激发了我对武侠、对影视、对武侠影视剧的热情。

初中的时候,我开始创作武侠小说;读研究生时,我开始发表武侠小说。2005年,机缘巧合,我在著名导演王新民的剧组里,参与修改武侠电视剧本《马鸣风萧萧》。2010年,根据我的武侠小说《富贵客栈》改编,并由我担任编剧的电影《刺水》在中央六套电影频道播出。2017年,由兄长担任总编剧,我担任编剧的武侠电影《南宋猎人之匹马中原》再次登陆央视六套。

2005年接触电视剧,2010年电影《刺水》拍摄,应该说,渐渐摸到了影视的一些门道,但要把《黑白》拍摄成电影,难度还是相当大。2013年,首届“钟山奖”电影剧本奖获奖名单,《黑白》获得优秀奖,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此后有影视公司有意拍摄《黑白》电影,但因为某些不确定因素,始终未能启动。《黑白》有武侠气质,但我的定位是艺术电影,许多大公司名导演的商业片都会搁浅,何况

这种艺术片?

虽然电影未能拍摄,但我对《黑白》的信心依然不减。储福金是中国著名作家,也是作家中的围棋第一高手,他的《黑白》内容扎实,风格独特,具有不可替代性。而这个关于棋手在抗战时期如何运用围棋维护中华民族尊严的故事,也容易得到国人的认可。我一直对剧本进行加工,等待合适的机会。

前两年,因为工作关系,我主导了两部微电影,集编剧、导演、制片人于一身,反响还不错。突然间想到了《黑白》。影视公司担心票房,我不能自己拍摄吗?这个念头让我大为兴奋。《黑白》虽然艺术性较强,但有武侠风格,完全可以做成商业片。围棋爱好者众多,每年还有很多新加入者,最近的人棋大战,把围棋推到了新的风尖浪口,以围棋为题材的电影,必然会引起大众的关注。我尝试联系围棋界人士,也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如果联合中国围棋协会,邀请围棋名家客串,我相信,优秀的小说《黑白》,一定会成功地呈现在银幕上。

就在我为电影《黑白》积极筹备时,得知《中国作家》杂志影视版将刊发《黑白》剧本,心中的激动难以名状。《中国作家》是中国作家的刊物,影视版影响巨大,刊发过许多优秀的剧本,有了杂志的推动,《黑白》从纸上到影院,或许为时不远了。



责任编辑 柳再义 投稿邮箱 jsgrb_liu@163.com

阿克塔斯草原 木兰 摄

清愁一样的丁香

姜子涵

窗外的雨刷刷地下着,淋湿了清浅的四月天。在这个丁香盛开的季节,街市、公园、庭院满是丁香的香气缭绕。因看了戴望舒的《雨巷》,从小就喜欢丁香。丁香朴素素雅,有淡淡的忧伤,有些许的小凄美。它含苞待放的时候花蕊极小,那雾紫的花型瘦瘦弱弱的,让人怜惜心疼。

丁香的花瓣是四片,小小的如星星,开起来串串的,抖擞地美,好似紫色的瀑布,带着馨香远远在四月天的空气里。尤其是在有微风吹过的时候,缕缕淡香沁人心脾。丁香摇曳生姿,趣味高雅,不媚不俗,超尘高洁,好似山谷里的一道瀑布,清冽而簇拥。她们轰然开放,不觉间又悄无声息地落去。那白色粉色浅紫色结成了一眼醉的花海,好像文艺的裙装,森系薄凉,然而又深不可测,一眼看不透。

丁香对立而又纯简,那么多的花瓣,小得极致可爱,触摸一下清爽宜人,有如山谷里的清泉。我同时也感觉到丁香的愁怨。因为很少有人夸她娇嫩与富贵,她不与其他花争宠,也不攀龙附凤,只是朴素得不能再朴素了,有时低到深谷里的尘埃中了。这也许是她们愁怨的小情结吧,不是吗?

今天一窗的雨珠,刷刷地下个不停。窗外的丁香像洗了澡一样的鲜活生动。不知是谁把花枝弄折了,我冒雨把她们捡回来,拿在手里冰凉凉湿漉漉的。那瘦弱的花瓣在雨水的敲打下灼灼灿灿的,这结满情怨的花啊,让我忍不住去爱护,去喜欢。你谦卑清雅,百

结中的情客。每朵小花像是一个个小小的思念,微风吹过落了一地凄美的忧伤。你在思念谁?谁又是你的惆怅客?我不知道,我只想坐在你的树下读书,或者发呆想心事,雨又下了起来。

思想的河流漂到了何处?我全然不知。不知为什么我莫名的叹息了一下,回过神来急忙修剪了一下放在瓶里,但愿能多存活几日。丁香一年就开放一次,然而她们的花期很长,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清开,我望着花瓶里的丁香,又望一下窗外的丁香,心里有说出来的一丝丝惆怅。

花瓶里的丁香离开了她的母树,她是否在伤感,母树是否在寻找她的姑娘,互相思念的不舍与不弃。心想幸好你们离得距离不远,想念的时候可以互相看到彼此,就是隔了一层玻璃。整个上午就这样纠结的过来了,窗外又是下雨,那刷刷的雨声,淹没了思念的执念,淹没了一个个猜想的思绪,淹没了结着愁怨的丁香。窗外的丁香是寂寞婉约,还是受到雨打风凉,结着那么多的美丽在雨中,在雨中,只是这雨模糊了看窗外的世界,还是雨声,叹息声,雨下着,更模糊了视线……



母亲 (外一首)

毛文文

有一次梦见母亲走远了
她的唠叨,掉进地里
像一粒沉默的种子

她坐过的旧木椅更加安静
没人擦拭它身上的灰尘和疼痛
她收割的镰刀也已锈迹斑斑
风吹麦浪淹没艰辛的过往

母亲的名字像是地下的河流
在我的名字前流淌、引路
无声,我眼前有落叶飘零

幸亏是梦啊,母亲非常健康
我还是母亲放牧的一只小羊
在高高的山冈上看到
草地很蓝,天空很蓝,大海很蓝
很蓝的火焰在母亲身后
被白云放牧着

育秧

这片被布谷鸟遗忘的秧床
开始吮吸天地之甘露
田间的水声告诉被麦子抬高的村庄
时间轮回,我们又回到五月
和种子一起聆听季节的言语
体悟日出日落人间的劳作
繁衍一些愚怨的浮云和悲悯的风

秧把子、铁锹抚弄一些不平的床位
土坷拉有温顺的也有伸出犄角的
在旧农具没有退休前
都可以用上办法救赎传世的和稀泥
一个个农人在秧田间来回耕作
不知倦怠,泥里的脚多么像稻谷
已被催芽而渴望盐水浸透的土地

育秧,我又记起我多情的前世
稻谷拥抱着我,那个金色的秋天
我拒绝了麻雀的打扰

我经过云雾

柳再义

我站在半山腰
看见前方的云雾
从远处飘来

如丝如絮的云雾
成群浩荡
全部身轻如燕

我做好准备
想抓住几朵云雾
用口袋装起来

可是到了近处
云雾隐藏起来了
指尖碰不到

我回转身
看见云雾的背影
只有无限叹息

有些事情
从来只在远处
走近就变成虚无

石头不动
水从身边流过
相遇是多么短暂

我经过云雾
云雾也经过了
我朝相反的方向

五月 (外一首)

王孝祥

桃花,梨花都闹够了。
村庄恢复了安静
樱桃枝头,鸟儿红彤彤的叫声
越来越甜

种果树的人也给黄瓜、豇豆
搭建棚架
再过些时日
上面就会挂满一条条
翠绿的夏天

思念

邮箱又绿了一遍绿
湖水是没有寄出去的信笺

种子破土,发芽
捧出红豆挂在枝头
湖畔,油菜花开得灿烂
词语热烈,相思鸟鸣
填补字里行间的空白

太阳在天蓝色信封
盖上邮戳
我却丢失了
我的地址

如风一样的女子

吟梅

2016年5月31日12点38分,对于多数人来说只是个平常的数字,而对于她来说却是生命齿轮转动最辉煌的一刻,足以铭记终生。

那一刻,天空湛蓝如洗,阳光格外明媚,格桑花一路绽放,一个黑衣黑车、头戴绿色头盔的女子,身轻如燕,如风一般由远而近……当她降临时,整个拉萨布达拉宫广场沸腾了。所有的鲜花和欢呼向她簇拥而来,此刻的她泪如雨滂沱,哽咽失声。她,就是八天川藏极限挑战赛的深水籍选手徐以珍(网名如风飞扬)。她以10天12小时38分的成绩,完成了2200公里的骑行挑战。这个成绩当年是深水第一,南京第一,江苏第一,全国第二。

318川藏线大多数路段的海拔在3000米以上,一路的气温起伏有二十几度之差,天气状况更是变化不定。有时前一公里是毒辣辣的大太阳,后一公里突然会下起冰雹,再过一公里说不定又是乌云散开,晴空万里。大自然如此变幻多端,但总有一些人就是通过挑战大自然而成为英雄。

一路上,她穿行于气温不断交替的四季,曾在饥饿难忍时吃槐花充饥,曾在深夜的荒山野岭被几十条野狗围追……然而,“最煎熬的是孤独……十天基本上是一个人在路上,没人陪伴,没人说话。当车胎千疮百孔,当其他参赛者都到达终点,那份内心的煎熬最痛苦,也最能激发强大的动力。在爬拉拉山前,吃光所有食物,只留了几颗糖和一点水,不给自己留后路,唯有翻过山才可以活下去……”她如愿以偿在规定时间内到布达拉宫,在拉萨给自己过一个成年的儿童节。她说这份美好,是送给自己最珍贵的礼物。

几天后,赛事组委会发出公告,“鉴于徐以珍的优秀表现”,赠予徐以珍“川藏飞扬”的称号,“请各媒体和志愿者统一使用‘川藏飞扬徐以珍’这个名词术语。”这对飞扬来说,无疑就是至高荣誉。

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回到深水。区自行车协会为她举办庆功宴。十天的日晒雨淋,风餐露饮,已经让这个曾经貌美如花的女子,变成“如花没貌”——她的脸上和鼻尖都被皴成了黑红色。她说那很多细密的血口子结的痂,可想而知一路骑行顶着的风有多厉害。说起那些经历,她娓娓道来,微笑还是那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青青之佩,悠悠我思……

诗经的美景,淡雅而倾心,将一种心无旁骛的情愫,一种朴素的情感,融入一派恬静而闲适的田园风光之中,令人梦归神往。

大概在钢筋水泥的城市待久了,便常想要回归田园。宁静的小院,爬满藤萝的木架,各色的花草,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观天上云卷云舒……田园生活是一种繁华过尽的淡薄,更是一种盈着诗意的宁静。

很庆幸在如今车水马龙的世界,仍存有一片属于我的清雅之地——不老村。繁城十里外,悠然老山下。它隐逸在群山环抱中,清润秀美,四季韵染的景色如诗如歌。它曾经孕育过我儿时的希望,珍藏着我心中无数的幻想,伴随着我与岁月同行。

样灿烂,眼眸比以前更清亮。对,我确定,眼前的这个飞扬,是更坚强更勇敢也更柔软的另一一个了。聆听她的分享,我内心无比震撼——这种挑战,对一个人从身到心的磨炼和升华是多么神奇!我对她及她的经历不禁生出无比的崇拜和向往。

这次庆功宴,带动了很多人加入骑行的队伍,也激发了很多骑行爱好者勇敢走上竞速之路。

我跟飞扬相识于2011年的一次摄影采风活动。她除了爱好运动,摄影也是一个强项。我喜欢她的率真、开朗、活泼,几次来往,我们的友谊日渐深厚。后来在她的带动下,我也加入了运动健身的行列。

她告诉我,30岁时由于身体不好,尝试了各种方法,感觉骑行是最适合自己的强身方式。从最初的几十公里到后来的24小时内500公里,从河北到四川再回到深水,单车给予她健康的身体、快乐的心情,还有一大群爱单车的朋友!她拥有了自己的俱乐部,让更多的人认识骑行,加入骑行。

在享受单车骑行带来乐趣的同时,她参加各地一些竞速赛事来提高自己的骑行水平。随着水平的提高,她挑战了一些更高级别的赛事,如雅迪南京至黄山赛、马自骑、中国24小时环太湖认证赛,八天川藏极限挑战等一系列全国有名的赛事,并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绩。在骑行和比赛的同时,她还通过单车裁判等级考试,获得了国家一级裁判以及户外指导员二级证书!

前些日子,我在微信又见久违两年的飞扬。她依然那样活力四射,兴奋地告诉我最近在思索,骑了这么多年车,该为深水该为家乡做点什么?为此她请教专业人士,如何利用和整合自己的资源,推广深水的体育旅游文化。她说:“我现在身边有很多共同爱好的骑手,希望每个星期、每个节假日我都能带人到家乡!”她目前的想法是要把“来深水”做成常规,可以有积分制,加入摄影元素,一年做几次大的,间隔些小的比赛,这些还需要得到区政府体育、文化、旅游部门的支持……

我相信,这个有着大情怀的小女人,这个如风一样的女子,不但会激励着我,而且一定会影响到更多的人。追逐风,追逐太阳,一起骑行在人生的大道上!

诗意地栖居

徐仁萍

不老村里水网交错,阡陌纵横,弯曲的石板小路通向家家户户,村内鳞次栉比的层楼叠院与旖旎的湖光山色交相辉映,动静相宜,空灵蕴藉。一池清水,一片流云,一壁白墙,一迹痕迹,细细聆听,它们都在默默说话,说着村民这些年的变化,说着不老村的过往,一砖一瓦,一事一物,无不铭刻了时光影像,映在眼里,记在心上。这么多年过去,游览过名山大川,瞻仰过琼楼玉阁,探访过洞天福地,追寻过佛迹仙踪,却总是觉得,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处风景,可以在我心中替代它。

偷得浮生半日闲,偶得假期,我便会回到

老家。回到我魂牵梦绕的不老居小院。青瓦白墙,木栅花窗,几间小房,在山脚下诉说着光阴里的恬淡,静候主人归来。

喜欢在云淡风轻的日子里倚在窗前,默守一段淡然的时光。门外是午后温暖的阳光和徐徐的山风。梧桐树叶编织的帘子里仿佛生出幽华的梦,风刚好经过,给梦乡系上舞动的丝翼。空气好极了,畅快呼吸,如饮一杯清冽甘甜的山泉,滋润着不名平凡的心。河水轻唱,流水长长,四季花香。在这片世外桃源里,感受到浮躁人间无法会意的安宁,惟有慢下来,才能更接近幸福,在回归自然的慢节奏里,才能感受生活点滴之美。